

春天丛书
大蓄 主编

段光安的诗

段光安 著

作家出版社



段光安的诗

段光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段光安的诗/段光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3
(春天丛书/大蓄主编)
ISBN 7 - 5063 - 2931 - X

I. 段… II. 段…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1319 号

段光安的诗

作者: 段光安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牛小英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5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931 - X

总定价: 150.00 元 (全六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代 序

用生命之指叩击人们的灵魂

李丽中

中国当代诗坛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两种反差极大的景观：一方面，由于商品大潮的影响，和随之而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时尚，读诗的人越来越少，写诗的人亦逐渐远离诗坛，有的去写电视剧、写散文，有的去做书贩子，有的或绝望自杀或出国谋生；另一方面，尚有为数不少的人，在商品经济的漩涡里忍受着日益膨胀的物质挤压，仍然钟情于诗，执著地维护着诗的尊严。在所认识的诗的痴迷者中，我发现：他们的生命已和诗融为一体，诗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滋味和活下去的勇气，不可想象，一旦失去诗，灵魂将如何呼吸。本诗集作者段光安即是这样一位执著于诗的人，二十余年来从未放下诗笔。

写诗虽是段光安的副业，却占据了他整个灵魂。从段光安身上可以看到：诗的魅力和魔力是不可抗拒的。在诗的天地里，他展示自我生命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倾斜的心态在这里得以平衡，美好的瞬间在这里凝形为永恒。沉浸于诗的自足世界里，他听不见物化趋势的喧嚣，只是悄悄地净化着灵

魂，默默地舒展着生命的羽翼，在他所向往的自由王国里翱翔。

段光安是天津“七月诗社”的骨干成员。不为名利所趋，他不紧不慢地写着、改着，然后就寄给诗歌编辑审阅，发也好，退稿也好，他都不在乎。诗与他共呼吸，他的诗常常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者外出开会的车上构思而成。有所触发时，再忙再累也要开个夜车写上几行，学术交流会开完了，诗也写出好几篇。每次从外地返津，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到我家来，从书包里拿出数篇诗稿让我看。从他的成熟或不成熟的诗行中，我感受到潜在的灵性，发现其诗心与现实环境相碰撞而迸发的智慧之光。有时，他来找我是诉说写诗的苦恼。他曾走入一个写作怪圈：为了开拓诗的题材，发挥自己知识所长，于是尝试写工业诗、科学诗；结果，术语连篇，语言干巴巴，分行排列和押韵的外壳，掩盖不住贫血的内质。他发觉步入误区，才停下脚步去思索一个大课题：如何去接近诗本体。在古今中外具有永恒魅力的诗篇中，他发现了秘密：原来，杰出的诗作并非靠新鲜有趣的题材吸引读者；自己一向关注的“题材”与“立意”，并非写诗的本质因素，重要的是能否从任何题材写出生命，写出与人类相通共感的情思；生命常新，诗情诗意自会新鲜动人。这一发现使他兴奋不已，写诗比以前顺当多了，在诗美学领域，他觉得自己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的确，能自觉意识到——写诗即写生命，在段光安的创作历程上是个不小的腾跃。

台湾诗人余光中建议：“诗人们如果能够多读生命，少

读诗，或者多读诗，少读理论，或者，读理论而不迷信理论，那就是创作的幸福了。”（余光中诗集《五陵少年·自序》）台湾另一诗人洛夫认为：“诗，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始在其中，终亦在其中。可以说，诗是一个诗人本身的生命与他所创造的艺术生命的统摄和融合。”（《洛夫诗论选集》）能打动人心、震撼人心的诗，必定涵有诗人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唐朝诗人陈子昂二十二字的《登幽州台歌》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唱，就在于诗的抒情内核是人类相通的一种生命情调。诗人隐去了具体的创作背景，将渺小的个人放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历史长河中，放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大空间去审视，从而获得了超时空的美学价值：个人性升华为普遍人性——人类不能主宰命运的压抑感和痛苦感。艾略特说过：“诗不是感情发泄而是逃避感情，它不是个性表现而是逃避个性。然而，当然只有那些有个性及感情的人才知道想逃避这些是什么味道。”（《圣林》）大诗人艾略特这段名言道出了生命与诗融合的关键，在于将个人性升华为非个人性，即普遍人性。

段光安在痛苦的思索中渐悟生命与诗之关系。可以感受到，他已在试探着用生命去构筑诗的自足世界，并在他所创造的独特世界里展示人类种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以及个人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反思。从收割后的高粱地里留下的“高粱茬”（《高粱茬》），从滚烫的沙丘上生长的“沙枣树”（《寻找古城》），他展示出人类不屈于恶劣环境的强者精神；身子陷于冰冷的水中，却毫无怨言地支撑着桥梁的“桩”（《桩》）所展示的是人类无私的牺牲精神；中箭滴血的“鹰”

(《鹰》),在雨中挣扎奋行的“老马”(《雨夜老马》)展示了人类生存的艰难痛苦;全部生命“只是推”的“蜣螂”(《蜣螂》)表现出一种生存的执著;“岸不肯接纳将它推向海/又被海浪抛向了岸”的“贝壳”(《一只贝壳》),“在柜子与柜子的夹缝间/延伸着岁月”的“吊兰”(《办公室的吊兰》)则显示了人类生存的尴尬与无奈;一块平凡的“残碑”(《残碑》),地震后逃离动物园的“残狼”(《残狼》),展示了与生命共存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我不敢看钟/因为秒针不断地割着我的生命”(《某时》),这是人类潜意识中对死亡恐惧感的表现。

段光安诗作对生命的展现,已深入到人类的潜意识和悲剧意识。读《寻找古城》、《海啸》、《鹰》、《枯河古渡》、《螳螂之死》、《下葬》等诗,皆能感受到一种悲壮、苍凉的意境。作者在悲剧氛围中展示现代人生存中的迷惘、失落、焦躁、痛苦、孤独、无奈、恐惧、寻觅、奋力拼搏等复杂心态,读者在诗境中体味着自身。

悲壮美是段光安诗作独特的审美色彩,悲而不伤,或给人以温馨,或给人以希望。《下葬》所展示的并非惯性思维——对死亡的哀悼和恐惧,而是具有温馨氛围的母爱的永生:“阳光巨大的手指把母亲接过/与自然融为和谐的整体”,“母爱若水”“流淌在我的血中/树的根茎里/化作催放花蕾的力”,对生命的热爱远远超过对死亡的恐惧。《螳螂之死》一诗,构思奇特,作者从螳螂交配后,雄螳螂甘愿让雌螳螂吞食的现象,感悟出“爱可以超越生死”,以及“穿越黑洞后重见阳光”这一生命体验。

希腊语“诗人”乃“创造者”之意。富有个性的诗美内涵是一个创造，内涵的巧妙表现又是一个创造。段光安十分重视意象的铸造，在一首首凝炼的短诗中铸造出富有个性色彩，又能体现诗美内在精神的诸多意象。他惯用的意象是水、大漠、风沙、石头、太阳、大海、树、雪、血、古城、石碑等，其意象的构成全凭静观凝视所产生的直觉思维。“一道巨大的伤痕延伸着干涸的河床”，“大漠的风沙敲起编钟”这是《寻找古城》一诗的首尾两句，“伤痕”与“河床”相叠合，“风沙”与“编钟”相组接，产生了“无理而妙”的审美效果，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诗人内世界与客观外世界相交融的大时空。《枯河古渡》的前两行这样描述：“战争已经结束/残阳的血还在枫林上流”，“残阳的血”与“枫林”两个意象的远距离组接，贯通了两个时代，如血的红色，给诗行涂上了悲壮的色彩。《踏秋》诗中用“秋天的泪”这个意象，既具体又抽象，完全从审美直觉中幻化而生，其中蕴含着作者多年的生存经验，难以言说却能使人意会。段光安十分注重诗的意象结构，他常常将直觉思维捕捉到的瞬间感觉，用灵动的意象定型，凝为永恒的美。

清人叶燮说过：“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诗论家叶燮这段话，精辟地道出了诗本体个中奥秘。诗是意象艺术，而意象绝不同于形象，它不能通过对形态的逼真摹拟获得，而是诗作者潜藏的生命底蕴，在偶然场合与现实世界的某种物象默会契合后的产物。

它是在审美直觉中生成的介乎虚实之间的幻象，这表层幻象，既灌注着诗作者的生命激情，又具备可视可听可感触的动人形态，最能诱发欣赏者再创造的审美思维，从而产生超象显现的审美效果。一首能让读者产生共享空间的诗，定会具有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美感。

真正的诗，是直觉思维的结晶，是诗人通过第六感官（即全感官或超感官的感应）所创造的虚实相生的审美意象，将人类生存经验暗示给读者；而散文则是通过叙述、描写、议论，将作者五官所感触到的实实在在的事件物象传达给读者，从中表达作者领悟到的人类生存经验，或启迪读者思而得之。诗的意象语言给读者带来一步一景的美感，而散文必须至终点方能令读者欣赏全篇之美。

段光安在创造诗美结构时，有意识地汲取现代诗常用的一些技巧，诸如隐喻、象征、通感、变形、时空转换、反讽、词语的反逻辑搭配等。他的诗作，不仅诗质具有现代意识，而且在外观上亦有现代美风格。对中国传统诗艺所关注的藏与露、少与多、情与景、形与神、实与虚等辩证关系，以及诗句的韵律他也精心钻研，期望能增强语言的张力和密度，创造出虚实相生的超象显现的诗境。

诗艺的提高是无止境的，段光安在艰辛的诗路上的求索亦是无止境的。今天，他创作的优势在于，已初步探寻到写诗之道，并有很强的使命感。他不认为在物质夹缝中挣扎的诗将会灭亡，相反，在高科技时代人们更需要诗。他认为，诗是人与物化趋势相抗衡的良药，惟有在诗中能感到人的存在、人的尊严，惟有诗的洁白无瑕能抚慰人们扭曲的心

灵。人与诗相互滋润、相互照亮。段光安对诗的类似宗教感情的执著，其动力即源于上述认知。

卢梭有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诗人生来就是为了让灵魂冲破枷锁，因而，时时刻刻都在灵与肉的冲突中煎熬搏斗，这种搏斗足以充实诗人的心灵。

“少年情怀总是情”，然写诗切不可停留于“少年情怀”。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精神的解放，诗人只有先解放自我灵魂，方能在作品中全方位地展示人类精神。

大师的作品足以说明：诗美源出于生命之美。诗人的神圣职责就在于不停息地用生命之指去叩击人们的灵魂。段光安正在认真严肃地履行这一职责，相信，随着他对生命阅读的深入，其诗境定会渐渐趋向博大精深。

于南开大学

2001. 7. 18

目 录

代序 李丽中 1

第一辑 高粱茬儿

高粱茬儿	3
拉 拉 蔓	4
光秃的树干	5
干旱的田野	6
收割后的土地	7
山 中 落 日	8
溪 边	9
青 麦	10
初 雪	11
雪 野	12
小 城 夜 雪	13
踏 秋	14
秋 思	15
我偶然发现一株苜蓿	16

桩	17
净净的一杯水	18
岁尾	19
三岔河口的核桃树	20
槐抱榆	22
老屋	23
记忆之树	24
回忆是粘的	26
童年的河	27
再步老桥	28
荒野黄昏	29
蝉未完成的交响曲	33
蜣螂	35
蟹蛛守台	36
螳螂之死	37
鹰	39
雨夜老马	41
迷途的羔羊	43
动物园解散的傍晚	44
牛	45

第二辑 残狼

残狼	49
一只贝壳	50
闹市沙漠	51
城市荒丘	53

骑自行车夜过闹市	54
梦的碎片	55
状态组合	58
邂逅	59
猪	60
阻塞	61
楼前的白腊树	62
办公室的吊兰	63
办公室的皮鞋	64
狭缝中赏月	65
飞不尽的孤独	66
倒垃圾的人奔过楼前	67
家	68
朋友	69
朋友相遇	70
朋友的木锤	71
我的心在高原	72
我祈祷洁净的水	74
改制	77
路	78
海啸	80
黑洞	81
把旋转的星际审视	83
透过光子我想到了禅	84
搜索记忆	86
走入自己	87

倾听自己	88
破碎的自己	89
某 时	90
落荒的状态	91
时 差	92
失 眠	93
把一根根胡须栽培	94
高处不胜寒	95

第三辑 残 石

残 石	99
狂 石	101
切入石头	103
一方古砚	104
残 碑	105
秋日石碑	106
躁动的碑林	107
残 垣	108
断 层	109
独步沙漠	110
荒漠夜空	111
沙 泉	112
沙漠竖琴	113
荒原茶火	114
瀚海中一棵古柏	116
戈壁树根	117

寻找古城	119
走近尼雅古国	121
秦始皇	123
枯河古渡	124
碎片复原的陶罐	125

第四辑 千瘞的灵魂

千瘞的灵魂	129
海，诗人的性格	130
寻找诗	131
思维之马	133
秋，与诗独处	134
灵感	136
新潮诗人	137
“艺术”广场	138
厄运来吧与我同行	139
亘古的语言	140
日记本	143
沉默，化学的力	144
面对十字架的沉思	145
下葬	148
门	150
烈日当空	152
厮守体验	153
融入	154
入境	157

人啊人 159

第五辑 关于诗的随感

关于诗的随感 163

第一辑 高粱庄儿 gaoliang cha er